共三

丁丑起
辛巳止

從政年表 地

丁丑 上之即位十四年三十歲 正月二日差 宗廟春享大祝

將事還 初獻官右議政金炳國亞獻官洪鍾雲終獻官李世宰大祝李建昌金元均金正浩

三月十五日差 宗廟望祭大祝將事還 獻官尹東彰大祝鄭顯英

四月十六日玉堂前望单子入之校理魚 修

撰金允植落点校理蒙 恩政院啓曰新除授

校理魚 以前任梁山郡守方在鮮由未出中

何以爲之敢稟 傳曰勿拘

十七日本館牌招啓辭依 允承牌謝恩

十八日入直 遞校理李正來直伴直副修撰申錫淵 仍對入侍于

迎春軒在昌慶宮○參贊官朴容大侍讀官魚中錫淵直閣金興均假注書金[illegible]點
兼春秋許綸別兼春秋金羽均 上曰上番讀之臣允中讀自晋
主有滅吳之志 止 劉禪卒謚曰思因釋義訖 上
曰文義奏之允中曰屢氈咫尺討論經史非徒講
解訓詁而止卽欲因論古今治亂之事以之善者
效之惡者戒之耳今臣所讀不過數十行而此亦
有可效可戒者羊祜在軍方與吳人相守而猶能
開布大信守邊者猶然況於爲國乎且栽卒墾田
務積糧餉使無轉輸之勞給軍者猶然又況於裕
國乎此是晋之所以呑吳也吳則陸抗吳之世臣

檢討官

也見吳主之政事多闕藉寐憂歎上疏陳戒而吳主不納德雖均而衆者勝寡力雖侔而安者制危況蔑德少力者不修德不蓄力則其危可知矣此則吳之所以並於晉也惟信與儲積今日之所當務也不納忠國之言而馴致危亡者亦是所當鑑也上曰羊祜開布大信使人悅服雖以人君言之信之一字乃爲治之要道其不可無可知矣允中曰故孔子曰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非食無以粒民非兵無以衛國寧去食與兵而信亦不可去者信者國之大寶不失信於民而後法令可行若失

信於民則雖明良相遇亦無以為治故商鞅不過戰國之士入秦變法使之富強而先以五尺木試之者亦不過示民以信也王霸雖殊莫不以信為先也　上曰祜是晋之邉帥而能修德信以懷敵國若優於羊祜者開布德信治國有道則其效豈可量哉允中　聖教至此爲之欽誦羊祜在邉不務攻取務修德信以基後日滅吳之功若在君上之位者以德信治國則可致無疆之休矣其效豈在下者之比哉　上曰讖書實是荒誕之事豈可準信乎吳主信其邪說即其庸愚可知矣允中曰

不信忠言者易惑於妄誕而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此實萬世之信讖而人君每忽於此而流於妄誕何足道哉　上曰陸抗臨疾上疏深陳時宜吳主若從其言固守西方則其國可保矣然而不行仁政則亦何以治安乎允中曰陸抗此疏卽是臨危不忘國之義而務修德政乃保國之長策固守西陵實是守國之末事耳　上曰自古帝王須得賢能以致太平雖以殷高宗之賢得傅說而殷道復興今此吳主有陸抗而不用其言安得不敗三乎允中曰歷代興亡之迹雖異其興也

必待賢人而成功業其亡也必不察忠言而至於
危亂深可戒也
十九日微雨直
二十日夜召對入 侍于迎春軒 參贊官趙準永 侍讀官魚
檢討官金允植 假注書金性 默 兼春秋尹善柱 白時洽 允中讀自十月晉羊
祜止贊成其詐因釋義訖 上曰文義奏之允中
曰羊祜請伐吳而不徒論輕重強弱之異勢必以
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爲吳可伐之實吳之據一隅江
淮前後無異而孫權周瑜能敵曹操八十萬衆且

以蜀漢論之諸葛亮能六出祈山以圖中原而魏不敢窺焉是皆在人而不徒在於强弱之異勢而己國雖小力雖弱若上下相孚益修保民保國之策雖大國何足畏哉 上曰剛柔相濟乃可為治孫皓以暴為政何可保國乎允中曰雖天下之主以暴失之況以一隅之吳强敵在外而專行暴虐且忌嫉羣下不能承顔順指則刑戮隨之誰肯為之出力哉此暴之失也劉禪則闇弱太甚不能親賢臣遠小人而閹竪專朝不得保劒閣之險此弱之失也檢討官讀奏訖 上曰不可以小康而怠

於爲政也允中曰人君之御世國雖治而恒若不
治民雖安而恒若不安可無怠荒之患若以爲已
治已安而忽於修省危亂當自至深可體念也參
贊官讀奏訖　上曰晉主實無足可稱猶能如此
儉德乃人君之當勉也允中曰晉主雖無實德而
猶能示天下以儉竟成平吳之功况賢君在位身
先儉約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矣伏願益務儉德以
示一國則治效當益著矣因奏曰晉主之焚雉頭
裘與漢文之却千里馬相似而漢則長久治安晉
則隨以危亂者亦有其故漢文誠心勤儉終始惟

一故天下乂安以基四百年之業晉主則令雖假
示儉德而後日之羊車遊宴因墜於荒嬉故國隨
以亂此皆以誠不以誠之致也　上曰晉主固是
外餙也因奏曰三代以後之君每以虛偽示下終
不能成就允德明君則不然雖有過而人皆得而
見而言之從諫而不憚於改故禹拜昌言湯則曰
改過不吝者此也閣臣讀奏訖允中曰昔我太祖
大王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每引名儒商確經史夜
分不寐今　殿下夜而賜對典學之聖德臣等已
相顧欽誦矣　上曰欲趂早召接矣今果趂暮矣

允中曰雖夜間無傷而夜則萬象俱息志慮收斂
尤宜於講討也因奏曰君臣之際每主於嚴肅自持
情志不交此誠可悶便殿賜對異於法筵窮頹坐
臥務隨便宜勿拘檢束焉　上曰上下不交則何
以為治乎昔　英廟朝或有臥而召對之時矣允
中曰觀於易象上下不交為否而君臣之際與家
人父子相似豈可一向矜持乎○直伴直修撰金允植
二十一日出宣副校理李範九遞宣
二十二日　傳曰副正字沈相薰校理除授校理
蒙遞當日政付司直

七月十八日全羅右道暗行御史有 命

封書若曰湖南一省即國中之最沃壤也一經歉荒全省困瘁此時民生之保與不保惟在於守令之臧與不臧而今番賑政未知營邑措處果皆得宜幾萬飢口果有賴存之實效否平日之對揚字撫可驗其能否於此爾須一乃心力毋憚大吏以副予特遣直指之意凡係民隱當此荒年必倍蓰於前勿以微細放過這這搜察可也

繡衣必有耳目之人而聞此輩往往有作弊云十分團束毋至反貽虐民

沿路諸邑之治蹟并爲論啓可也

土豪武斷各別懲治

十九日出敦義門外

八月二日發行 從人

九日入全州地

十月十二日全州府出道 判官權用圭偕將任原鎬倈謁觀察使李敦相

未見

十一月七日全州判官封庫

十二日宿金溝金山寺

十九日入扶安縣 縣監鄭晉默倈謁

二十三日出宿富興驛

十二月五日入靈光郡（郡守李起鎬候謁）

十一日靈光郡守封庫

二十三日出宿綠沙驛

二十五日務安縣出道（縣監趙駿九候謁）

三十日出宿咸平嘉利驛

戊寅上之卽位十五年三十一歲正月十四日入羅州牧營將吳正善俟謁
二月六日出宿新安驛
十九日入海南縣兼任珍島府使李奎遠俟謁
二十四日出宿別津驛
二十六日入靈巖郡郡守閔敬鎬俟謁
三月四日出宿德津店
十一日入長城府府使徐中輔俟謁
十四日往拜奇公正鎮謁筆巖書院金河西先生
出宿卯山

十五日入咸平縣縣監李用一侯謁

二十日出宿嘉利驛

二十一日入靈光郡郡守朴齊教侯謁

二十二日出

二十七日宿扶安邊山月明庵翌日與茂長成大永

扶安鄭晉黙兩使君舟遊采石

四月三日入古阜郡

十一日出宿永原驛

二十一日入咸悅縣兼任龍安縣監李宇侯謁

二十六日出

三十日入錦山郡兼任珍山郡守權在禹候謁

五月三日出

十五日聞 大妃殿金氏昇遐之報入全州府舉

哀至成服朝晡哭如例

二十三日發行

二十六日到萬儀寺水原地修書啓以公除未過不得復命

六月十六日復 命納書啓

臣於上年七月十八日伏奉 內下封書于私次

納懷出城盥手開緘是白乎則以臣爲全羅右道

暗行御史是白乎所若曰湖南卽國中之最沃壤

也一經歉荒全省困瘁此時民生之保與不保惟在
守令之臧與不臧而今番賑政未知營邑措處果皆
得宜幾萬飢口果有賴存之實効否又曰一乃心力
無憚大吏凡係民隱當此荒年必倍蓰於前勿以微
細放過為教辭旨懇摯德意藹然是白乎尼臣竊以
為此即古直指之職也實非如臣才學踈淺者所可
承膺是白乎矣逃遁無路俶裝登塗潛入道界是白
乎則丙丁饑饉振古所無而湖南為最湖南一省右
沿偏酷田野荒蕪邑里殘破老弱填於溝壑強壯離
棄鄉井徙徙百里之間不見人烟是白乎尼臣雖無

狀安敢不殫竭駑鈍仰體九重宵旰之聖念乎惟此
湖南實國家之天府而若昔大猷民物富庶國用不
匱者薄其賦而安其民也今日之征歛不減而國計
日蹙者民日散而地日陳也薄賦雖近於損上富國
者行之愛民莫切於節用先聖有訓焉有土有民而
後斯有財焉生財之本在土與民欲求裕國之道先
厚其本使生於地而成於人者得以生息不乏而後
因以節其用財可裕矣此所謂國不以利為利是自
去乙擾近以来法斋樊滋守令多非其人而以損下
益上為忠瘠民肥已為能未聞有為民興一利除一

害外他一切弁利病民之徒迭相侵掠而莫之禁使民終歲勞苦而沒一身之計是白如可及夫旱荒荐酷千里沃衍皆成草萊征役不減徵督益急上有蠲灾發廪之德而民不得全被其澤曷勝痛恨哉臣於入界之後為文而宣布聖德採訪之路每與野老村氓感說朝家憂民之至意民皆感泣思霑德化而更生是白乎旀設賑是救民之大政 聖念之所勤教是故另採勤慢是白乎則能舉其政者少抄飢排巡徒是文具米錢之分亦不誠實太半消瀜於猥雜之費而止安可望拯活之功是白乎旀然而若無推刷

之苦則民猶可以採食草木而爲命是白乎矣列邑
只知徵歛之急罔念民命之重恣行白徵於垂盡之
黃饑使之顚連道路亦不得死其牖下耳目所及言
不忍詳是白乎旀死者已無可及餘民猶可以救假
使只爲資身之計杼柚俱空甁罍無儲猶難以爲生
是白去等三隣之稅歸於一家九族之徵萃於一身
而常賦之外橫歛又加其何能安其業而耕其土乎
生而猶以死者之無吪爲榮其情可哀其苦可知今
日保民之政莫先於輕徭薄賦是白乎矣公納不可
擅减流例亦難猝革而民之倒懸至此而極此皆

祖宗之遺黎 國家之赤子不可恝然視之辜負如
傷若保之聖意故另究不害於公而便於民者不揆
僭妄槩行矯捄是白乎所若流亡遝耗之全減充代
雜役米之五兩定價充稅結之移劃鐲灾果是使
宜先行是白遣并與不敢擅便者庸具別單是白
乎旀道帥臣鎭邑郡牧之得失隨處採摭論列于左
是白乎尼臣安敢免踈謬之罪恭俟 威罰爲白乎
旀前 下馬牌一面鍮尺二條事目一冊謹隨啓以
納是白齊
監司李敦相段貳衙著製錦之績遺愛尚存右省播

持斧之譽雅望夙重儉歲議賑克殫措劃之方重獄
論因爰得按查之體補賑錢萬九千之特捐惠政惟
均考結債萬一千之并蠲諉例斯革別貿穀船運米
之請寢誠意孚於上司營需價貧户布之量減仁心
及於窮蔀俄聞借冦之願已見按巽之治道臣體重
只舉其槩是白齊
前監司鄭範朝段一念慨然於澄清先識治體列邑
想望其風采復振頹綱圭璧殫誠匹驢載奔於岳瀆
節旄變彩樸馬遄旋於門閭五月之政未久一道之
譽尚蔚體重之地只論其槩是白齊

都事吳鎭東段未赴任是白齊
全州判官朴齊近段老成儀範循良模楷容察則錙
銖無遺公明焉干囑不行逋帳之就緒實由措劃之
宜弊局之向蘇多賴剸理之善徵督不煩於閭里民
皆息肩署決靡懈於夙宵吏咸無頭實績已著輿頌
可徵是白齊
前判官權用奎段論其性則非不仁善語其政則無
奈昏庸雖無所犯而已蕩官庫莫知攸爲而長在夢
境冊客辭歸忠告之言莫入猾吏歎弄奸弊之習益
滋二千金賑資雖有自捐民不知惠十萬兩稅價任

歸吏逋官曾安在由吏李在璭所逋米太為八百石錢為三萬一千七百兩户吏曹善翊所逋米為四百石錢為二萬四千五百兩而莫重稅納或本色外捧或高價執作聽其所為釀成巨逋及其現發之後不思董刷之方甘聽挪徵之計大同之經夏慾納實因民力之已竭是白去乙歲熟之後何不以本穀收捧乃以每石舂作價四十一兩九錢一例徵出較諸時直殆近三倍闔境嗷嗷民將荷擔取其剩充逋之計幾成厲民之階是白遣丁丑稅米六百石之挪捧謂以官需米督當者雖出塗抹之術為官而督徵吏逋

於古無稽是白乎旀至若按獄之失當處事之不審
何足毛擧臣於露踪之日另査逋簿槩行勾當而揆
以事體不可仍置奄除良以若才具置之事簡閒局
猶患不堪是白去等況此物衆地大之營下劇邑乎
十朔居官難免尸素之歎一境有言其奈木偶之譏
置之一日則果有一日之害故爲先封庫令攸司稟
處爲白乎旀逋吏李在璉段犯逋之數最多而匿簿
逃躱尤極痛惋令該道照法勘處是白齊
羅州牧使吳達善段曾聞屢典之績方佇新莅之譽
是白齊

前牧使金善根段愷悌有古家風範恬約是良吏規
模賑濟之政已勞仰哺者二萬口勸貸之令不擧特
捐者五千金税捧必精皆受斗升之惠還弊斯革永
杜糶糴之奸倉廒之衍查括得宜以米四百零瑣之
費措劃有據廒錢八千三考之績未成元日之行何
遽是白齊
長城府使徐中輔段性本有執政固無疵公納越當
賴無犯逋之患鄕豪失意宜致浮謗之興賑政段捐
廩爲一千兩而賑餘錢五千九百八十四兩三戔計
充於春户布結錢結排而不斂於民是白遣山米每

石折半五兩需米每石二十七兩之減價施行可謂
從廉是白齊
礪山府使宋恒鎮段奉職愈恭處官廉惻勸農賙
補助之惠戢盜而䍐竊發之憂是白遣三巡賑米一
百四十九石租一百四十石不煩於營劃民斂躬自
辦當誠意可嘉是白乎矣罔念蕭墻之難處徒知晝
錦之爲榮是白齊
前府使閔羲鎬段三莅殊績十坊遺譽治尚綜明斷
訟也甚核性頗劉猛鋤奸則必嚴充陳結刷適遝已
有條理罄歸槖賙飢户亦能均施是白齊

珍島府使李奎達段處事惟密展也干城憂民彌切
洵乎良吏碧港募村可驗綢繆之圖白屋省斂深軫
剷剝之苦是白齊
前府使李奎大段居官未久别無施措之可採是白
齊
前前府使沈遠澤段不求赫譽綽有實効徵稅而無
擾民之擧公納不虧設賑而有捐廩之資飢口咸蘇
木價之精排最於右省需直之減捧惠歸窮蔀是白
齊
益山郡守金大鉉段性善何傷署謹可悶事皆屬諸

忘域三政何論賑已行於窮蔀千金自備新漕米五十六石之加排不過遺察賑餘錢二千三百之裁減猶可為惠幸免大謬不必苛評是白齊

古阜郡守徐相祖段可稱綜明頗尚威猛承前官之弊政就緒亦勞撫大歉之餘祇輕繇為上丙子丁丑査結米六百六十五石之俵減於流亡災結雖執摠而未刷可見惠民之實心是白去乙盍念董稅之政㥁乃自請由而徑行事多淹滯聽官可悶是白齊

前郡守李秀殷段曾被東道之劾可以革心更叨南郡之恩盍念圖報侈濫之習莫悛貪饕之計益恣悖

丹閔捧賂之門晝夜不擇弊鄉導生財之道巨細不
分公堂作賭技之場郡吏與之聚首内衙成漁色之
藪邑女為之畫眉所為罔非民邑弊源自處不是守
令行事以言乎賑政則丙子冬官賑米一百四十五
石稱以官捐報營而男女壯九千口加報取剩米二
百七十石内充代是白遣丁丑春公賑營邑措備錢
為一萬八百十一兩六戔七分而營劃恭仁結排錢
一千三百六十八兩五戔八分内只六百兩推給賑
色在錢七百六十八兩五戔八分買土於該縣是白
遣捐廩二千兩鄉排錢一千七百十三兩八戔二分

皆是冒錄是如吏胥丁寧文簿昭然是白遣粥米七十石盐醬藿紙價一千四百兩多是冒錄是白乎矣至於賑分時饋粥量米躬自照檢民或稱善豈可曰其短而不言其長是白乎旀以言乎稅政則公納已屬苞籬私詐先充囊橐僞俵欠結出米二百十九石十四斗一升九合自作户名稱以公金每石三十五兩式代錢七千六百九十八兩一戔一分書負處僞欠查執出米一百三十四石七斗一升七合每石三十兩式代錢四千三十四兩三戔四分并外劃實結饒户而自捧是白遣官需排朔中三百八十石初以

三十二兩定價是如可未乃每石加執三兩合錢一
萬三千三百十九兩於捧稅錢中劃去及其穀直低
下之後正供之虧欠民納之蔦藤專由於此是白遣
所謂補賑權貸鄉排等名目外邑底殷震榮一千二
百四十兩殷宗燮四百七十兩殷奎燮一千二百四
十兩并勒貸而不報巨麻面劉判厄補以死罪五百
兩校任事二百兩裵錫奎補以願納一百兩富安面
鄭春心以獄事四百兩黃鍾燮校任事一千兩聲浦
面韓圭相不睦事三百兩三街店女屬婢是如一百
五十兩金國西祖包事二百兩西部朴公汝獄情干

逮事八百兩德林面朴成根校任事二百兩宮洞面
金成七犯奸事一百七十五兩趙正鉉犯奸事七百
兩朴化中毆迫兄嫂事二百兩白山面崔士欽畓土
逐退事一千兩租一百十五石長順面崔而清通奸
雜技事合七百七十兩李顯求稱貸事一百兩金昌
碩毆談事五百兩梧今面朴仲西奸淫事七百兩伐
味面吳有容鄕任及勒婚事六百五十兩吳斗成作
弊事三百三十兩金寡逐其養子事五百兩雨日面
權孝宣姜在完雜技事三百十兩優德面崔必秀防
穀事三百三十兩所井面朴應煥塚地事五百四十

兩殷得說雜技事及見奪沓價合為三百三十兩張
琦休勒徵一千一百九十兩張鼎休四百兩以上皆
搆罪捉囚而勒奪是白遣郡吏殷瞮說一百兩殷傅
榮六百兩殷淞說二百兩殷一昌一百五十兩兩稅
色吏米六十七石價九百七十一兩五戔殷恭煥六
百兩殷得潤二千兩皆差任捧賂而供招明白是白
乎旀外他黠昧而未著細瑣而難舉者雖已現發而
當者之身故流離居在他邑者并勿舉論是白乎矣
恭仁結排在錢七百六十八兩五戔八分灾結出米
代錢合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二兩四戔五分吏民間

勒奪捧賂條二萬一百四十六兩五戔合犯贓為三
萬二千六百四十七兩五戔三分是白乎旀居官買
土雖是法禁明若以廩餘買得猶不當擧論是白乎
矣古阜地買土二十石十四斗落捧賂錢執稅作石
給價恭仁地偷買土九石十五斗落私劃賑錢而歇
價抑買是白遣價錢不載於官下記是白乎尼一則
公貨也一則民錢也事當屬公故恭仁古阜土并屬
之　肇慶廟　慶基殿以補官役之費是白遣堤堰
冐耕在法所禁而又於沃溝地毁破古堤私自起墾
民失灌漑之利故使之依舊還築是白如乎似此不

法合施重勘令攸司稟覈為白乎旅丹客尹相斗段
操縱捧賂貽害一境歸渠私橐亦過數千令攸司科
治是白齊
靈光郡守朴齊穀段清朝宿譽大夫初政民將無類
加額於下車之初邑亦難支勞心於視篆之際是白
齊
前郡守李起鎬段歷敭清塗已躋緋玉之列暫屈下
邑安知錢穀之數語其政則實非貪婪觀其事則全
沒頭緒校差羅絡於村閭徵刷不歸公家之賦生民
顛連於溝壑死亡非徒歲事之荒吏校之慾浪益恣

一境嗷嗷島陸之人烟幾絶萬鬼啾啾賑政段 朝
家之軫念旣勤且摯營邑之措劃亦優而厚果能實
心賙濟民可以賴活是白去乙其所分賑每口不過
升合米幾文錢此亦一不躬檢均分民之不赴賑場
者太半諸島則四月三巡稱以詐減公錢仍爲停閣
是白乎所臣於按事之日取考其簿則賑米一千八
百五十五石內一千四百八十石四斗八升六合島
陸分賑下其餘三百七十四石零縮費是如除之錢
合五萬五千四百九十六兩四戔六分內三萬八百
三十六兩五戔九分公私賑下實在爲二萬四千六

百五十九兩五戔八分或稱公錢計減或稱駄價雜
費猥雜太多虛偽莫可掩查櫛官簿是白乎則掀恚
條七百四十三兩五戔公賬條三千兩稱以捐廩至
於登落而不載於官下記故取招於由吏則實是虛
捐而公錢計減條官結錢未收及軍錢等未收計減
中粧撰是如納供丁寧是白乎尼身為下大夫罔念
體國捄民之義吝惜於若干錢兩自歸誣罔之科事
極寒心是白遣至若俵灾之不均董稅之失檢島結
錢一萬三千五百兩之先歸廩資饒户錢一萬四千
三百兩之橫排各面猶屬第二件事一邑生靈之幾

至靡遺不可罪歲而止為先封庫令攸司稟處是白齊

靈巖郡守閔敞鎬段繼父志而毋忝遺愛未沫却吏例而不受稚操可稱捧稅米之精於斛量疲氓頌恵出役錢之考諸印蹟佳客遲籌妙年作宰能屛聲色之娛遐鄉嶘奸賴有徵歛之减是白齊

前郡守李奎大段名武家聲妙年地步官需米之出賣補賑為恵亦多刷馬錢之臨歸另蠲見得不苟是白齊

錦山郡守金世基段莅政不懈惜置無事閒官御下

以嚴戢謂少年太守董稅也趂早吏莫售奸斷獄則
惟明民亦有頌是白齊
前郡守吳敬善毀其志則願治可惜者徒善無貨利
之慾不害良心有補助之資可稱實惠是白如乎補
賑錢為一千兩結錢之自備為一千五百十五兩是
白乎矣吏非其人果有逞奸之弊丹亦干政自多招
謗之由是白齊
珍山郡守權在禹段三載為政一境無怨五十燒户
無失所之歎魚氓知感七百俸金有賙飢之恵儉歲
推仁鞭箠罕施可喜邑僻事簡鈴索不動自然吏悍

民懷是白齋
金堤郡守宋綺老段嚴明已有良吏規模恬雅乃是
士夫本色稅米之精捧爲惠豈獨一二民木價之傳
當耶減恰過九百金是白齋
前郡守尹秉成段聽儒論而葺聖廟官金先施趂天
旱而開漕渠邑弊永祛三千金賑資錢可謂賓捐先
後何論五百石新社米始疑私捧拮据有歸軍布之
減又捐者千金客囑不行高揭此九字是白齋
臨陂縣令李喬榮段志則願治老而無斷聽於辭氣
藹有憂民之心觀其施爲惜無束吏之政節用雖好

錢米胡行於賙飢之餘振窮非時羹飯何舉於穫稻
之際漕弊已祛可任矯革之功公納多愆迄無振刷
之望是白乎所取考其賑簿則營邑措備錢為五千
三百十一兩九戔內只一千九百四十九兩五戔賑
資下在錢三千三百六十二兩四戔內二千三十三
兩二戔四分免稅結五百五十六兩舊砲保步兵木
上納是如懸錄社米七百二十八石七斗五升內三
百七十四石十二斗十巡分賑下在米三百五十三
石十斗四升九合內二百四十一石十一斗七合漕
復驛復移納六十二石作錢立本是如懸錄是白乎

矣兌税錢舊砲保漕復驛復何關於賑資是白乎旀
追後兌税結米中二百二十九石六斗每石十兩式
二千二百九十四兩三戔移減於丁丑春等軍布是
如懸錄相計於賑餘移納條而兌税米段每石四十
兩式高價責納於丁丑春夏之間而上納則每石不
過五兩一石取剩為三十五兩是白乎則雖未準捧
軍布之充補不過是取剩之數而猶有餘數是白遣
五百兩之官捐段雖諉下記之未勘實無取捐之蹟
是白遣丙子税米之尚今未勘雖稱民力之未敷丁
丑大同之春不開捧實由吏奸之莫察是白乎尼在

得之戎罔念溺職之責難辭是白齊
萬頃縣令白南嵩段可稱温如宜勉剛克均布已聞
省歛先發百金之助分賑雖未著效亦有廿石之恵
是白齊
金溝縣令鄭宜淵段已著綜詳益勉誠勤比縣之檢
覈已具斷獄惟明幽庄之嘯咏有時聽訟多暇漕米
之查减吏戢其奸税納之齊輸民趁其令是白齊
前縣令李喆在段性固本善政無可稱一境幸全僉
歲無仳離之歎千金先補竆蔀推賑貸之 恩是白
乎矣弊丹悍奴任自生弊亂鄉猾胥無不逞謀孼未

自作人尚有言是白齊
咸悅縣監徐再淳段領漕雖勞可悶十船之敗分賑已行能有千金之捐官令不嚴猾胥任自跳踉公納多滯窮閻實難徵刷漕倉例之任他無乃遺察新延窠之預定有煩聆聞是白齊
高山縣監李輔仁段儒雅本色安詳其治另減加作之還邑謀痛革已輸惟正之稅公納無愆山高水清百里之民物自得邑僻事簡五月之政令不勞是白齊
前縣監趙奭永段四載為政三政俱蘇稅捧不煩於

寬蠲公賦無滯賑資不頼於饒户廩金自捐採訪及
於村閭民不能隱査櫛詳於簿牒吏莫售奸故固無
疵民皆惜去是白如乎賑資捐廩爲二千金是白齊
龍安縣監李勝宇段温雅其人剛明其政吏納未刷
之逋民稱初来之官捧税則惟平闔境皆頌聽訟也
甚核鄰氓亦歸可稱良材惜置閒局是白齊
前縣監李漢喆段　恩荷分符志切求瘼舊灾之準
俵盡察吏奸社米之加分欲爲民患廩資先捐多頼
賙飢之政税捧必檢可稱奉公之誠是白齊
沃溝縣監尹永善段若非斯人幾無此邑下車而洞

察宿瘼對症投劑撫民而另蠲橫徵回咷為笑刷萬
餘之吏逋徵督不及村閭輸四年之公納事務無滯
營邑莅任未幾著績最優是白齊
前縣監閔鍾洙段文雅曾有可稱衰邁無以為政事
皆決於吏手昏昏無省惠不及於民閒嗷嗷莫保徵
稅則破釜斷匙皆歸邑屬之橐設賑則分錢粒米徒
載餓喙之名捐廩補賑是如報營登啓者為一千七
百八十五兩而救急條七百餘兩段以民願納分給
是白遣公賑條一千兩段以需米四十九石價帖給
該吏是白如可追後於社米不足徵捧條二千二十

兩中一體推入并充歸橐印跡昭然吏招丁寧是白
乎尼不可以貶適而勿論是白齊
扶安縣監鄭晉黙段文雅稔聞鐵績綜詳喜見湖治
廩捐三千之金秋戶半減倉輸兩年之稅春漕可裝
心切勞來之方殲負相續躬持恬約之操苞苴不行
是白齊
前縣監趙龍鎬段横經通列製錦良才結價需直之
從廉溪軫竈蔀吏例民賻之并却皆誦清規荒歲分
憂席聞歧麥之頌下邑捧檄遽纏攀栢之悲是白齊
恭仁縣監閔觀鎬段勇於爲治勤於施惠捐三千之

金又移鄰粟鳩九千之貲更蠲廩需羣黎欲蘇皆
誦賙濟之政衆瘼將袪方思矯捄之功是白齋
井邑縣監金益健段性果慈諒治尚寬恕巡七坊而
檢灾把束無私捐千金而賙飢錙銖不爽賑餘錢二
千餘兩之俵減有數軍布免徵民庫債六千餘金之
措劃得宜結役省歛削廩而恤燒户仁心所推勸民
而輸公租邑務無滯是白齋
興德縣監申宲段心誠不忮政固太寬三政一不煩自
是邑村無事五考將近可謂吏民俱便訟賂之不行
亦有所守賑分之無僞能推實心是白齋

高敞縣監朴晃夏段奉職不懈處事無差分排米之
推報該民誠意可孚加作還之查減厥數橫斂隨錙
是白齊
前縣監柳敎秀段居官而不知儉約行已也多尚浮
華二百石之權貸饒戶雖因裝發之憑二千金之僞
補賑資敢傍虛張之數是白乎所敢查其賑簿則官
捐及民納之數爲七千七百六十兩而只以一千六
百二十五兩分賑是白遣其餘或稱結戶斂或稱刷
馬錢減給是如懸錄多歸邑屬官用之費實官捐之
載於下記者爲八百三十二兩三戔一分而其餘一

千一百六十七兩六戔九分實是虛錄是白乎旀及
其遭艱遞歸也加下之不報爲四千三十兩是白齊
茂長縣監成大永段保赤之念殫勤活靑之譽專美
邑邑必來取法何患不治事事各得其宜孰敢不愛
俵灾之加分社耗之自備莫非實心聽訟之必核束
吏之甚嚴猶屬餘事被灾則同然而稅納之無滯苦
衷出於先公設賑則一也而飢口之咸蘇至誠推於
盡已是白乎所灾政則營俵灾無結四十四負外剩
執灾簿另行查括以五十負準俵是白遣賑政則抄
飢分賑終始躬檢而先捐三千金流丐之隨見拯活

又爲千金是白遣社耗作自俻條爲四百二十两合
捐廩爲四千四百二十两是白乎於稅斂則另劃實
結先充公稅而官需船費吏賴并停不舉徵督之擾
不施於窮閭而躬行監捧是白遣需直則各邑所捧
或三十两或四十五两是白乎矣減定二十四两而
亦未嘗先捧是白乎尼計其捐於己而益於民者恰
過萬餘是白遣邑介靈扶之間被灾之酷無異两邑
是白乎矣民人賴以安堵疾疫外無損瘠之患是白
乎尼似此實績甲於半省是白齊
咸平縣監李用一殷老成宿績嚴明新譽刷四千之

逋猾胥知懼蠲三面之歛窮蔀知感聽訟焉有剖决
之明簿牒不滯董税而無侵擾之弊閭里頼安是白
齊
前縣監趙璋熈段推賑貸之恵千金自捐念徵歛之
煩五百先補是白乎矣公門不肅客有干政之端奸
竇莫塞吏胥防結之習是白乎所丙子春捧税米中
三千三百二十七石狃於吏奸於二月日停捧每石
代錢十二兩式収捧是白如可及於夏末米直翔高
之後有難勒給船主則稱以添錢一萬七千一百六
十七兩五戋横徵於民結是白遣社米九百九十五

石擅自移充稅米及於立本之日只以三両派給是
白乎尾正供之錢捧已是不經夥數之結徵胡乃無
憚又況社穀之挪移非徒事關後弊以此而有妨於
賑政是白如乎不可以遞去而勿論是白齊
務安縣監趙駿九段祭餘皂分種弁已聞初政撫瘼
泯捄邑弊合試良才五十石移還恤館蔀而捐當萬
八百稅遞彈苦心而措劃委任領專振刷可謂是白
齊
前縣監吳長善段不嫻吏事實緣學業之未優酷被
歲歉亦關邑運之孔否三千餘金之營邸債莫徵賑

政以之蔑効一萬餘兩之大同錢安在吏習可謂寒心是白乎所取考賬簿是白乎則營劃錢為四千五百四十兩捐廩為一千兩民願納為二千六百三十五兩社米作為一千一百五十二兩而五千五百七兩四巡分賑下七百八十四兩雜費下在錢三千三十四兩流亡稅減給益山社米五百二十六石內二百八十五石一巡分賑下五石艇糧二百三十六石并與前在錢流亡稅減給是如懸錄是白乎所營劃錢四千餘兩中三千六百四十一兩營邸役價區劃兩此皆舊債或安結難捧之數是白去乙不能直請

勿施被制於營屬恬然受之益山社米段置亦不趍
即運泊以此而七巡閪賑饋之類不得被賑濟之頜
澤相牽而陷於溝壑一境殆空以此被灾劇邑雖盡
心賙恤猶難望全活之功是白去等緣於處事之柔
懦束手視其死而不能救是白乎尼不可以罷歸而
勿論是白齊
海南縣監許璡段誰謂妙年可整歛器捧稅之精宿
通之剛誠心所暨聽訟之明束濕之嚴餘事可覩是
白齊
前縣監金演奎段劣米之四徵民邑可謂俱弊由吏

之五易舉措亦多駭歎賑資錢二千九百之處捐至
發吏招需減價二十四兩之無實轄安民譽是白齊
參禮察訪金禹鉉段豈徒文華兼之綜核屬郵馬額
之措劃代充可謂職分内事三面賑政之頗領賴活
莫非實心所推荏一府之攝務各得其宜巡各站而
問治皆誦其惠頗有懷抱合試盤錯是白齊
青巖察訪李寶洙段暮年攻駒擬蘇弊站是白齊
濟原察訪皮秉侃段人頗誠慤何有一郵是白齊
已上監司都事守令察訪
兵使金恭郁段管轄之地韜鈐之村閭里不驚已戢

覆鎧之士關防無事可有緩帯之閒是白齊

前兵使李敏應段杖鉞已是重寄詰戎宜有餘閒賑

政之設施頗費心力匪頖之逮捕謂多勞勩是白乎

矣矜功之計居先不念横罹之寃尋事之習莫悛盖

察亂緖之弊發校遍行島陸詶謗豈其盡信見賓亦

損體貌擧止無乃不審是白齊

右水使趙羲升段莅營未幾姑無績用之可紀是白

齊

前水使金箕赫段賑政焉均施民亦知恵松禁之弛

餙歲旣荐饑島陸禁侵掠之擾皆頌其德将卒戢横

恣之習咸服其威是白齊

中軍李載性段壹遵上營之指揮毁譽何論勉守自

已之職分敏給可稱是白齊

右水虞候金始漸段謹守幕佐之規不貽鎭邑之弊

是白齊

全州營將任原鎬段持已之必愼自是規模奉公之

克勤不懈職事詗盜而無推贓之弊戢校以嚴守法

而無干訟之嫌莅事不煩是白齊

前營將尹滋翊段家近爲弊每多悖類之攀緣邑訟

何關甘聽房孽之指嗾高山民錢之乾沒醜謗莫掩

金溝院畓之再賣橫徵可駭是白齊
羅州營將吳正喜段曾聞西邑之績復見南鎭之治
庶無竊發之憂政能戢盜雖非字牧之任念切安民
管邑務而事多就緖非特訟獄之決檢稅捧而民亦
頌惠豈徒斗斛之平是白齊
法聖僉使李章漢段捧稅無濫惠在十二邑民分賑
以誠金捐五百鎭俸是白乎所賑政段雖是一面獨
鎭排巡分饋誠心躬檢一鎭之民賴以全活衆口咸
頌是白齊
羣山僉使洪台燮段稅捧惟勤已聞郡邑之譽漕政

甚重宜檢舸艦之修是白齊
格浦僉使金沂休段鎭額未遑至煩報牒之際海路
巳熟能語舟楫之事是白齊
古羣山僉使李東郁段善撫島民全無糊口之訴督
領漕船不憚涉海之勞是白齊
蝟島僉使朴斗炯段捐殘廩而恤餓陸民助貸督橫
徵而充逋島氓知感漕艘之利涉可稱其勞漁稅之
無濫宜復舊例是白齊
臨淄僉使姜敏秀段坐守空鎭難責防守之功荐被
慘歉實無保聚之策是白齊

荏子島僉使金鍾寬段渠以守堡之將敢恩肥己之
計賑資之幻弄已極可駭債訟之干涉亦何無憚請
令該曹汰去仍令道臣嚴勘是白齊
智島萬戶李東赫段備陳慘歎難支之狀苦語可憐
先減殘鎮無多之俸誠意亦嘉是白齊
多慶浦萬戶金奎元段漕船利涉可喜領運之勞鎮
卒無怨惟均給代之需是白齊
木浦萬戶金振祜段雖無可論殘鎮難蘇是白齊
梨津萬戶李奇執段匪類之蒐告其意可嘉屯稅之
減灾初政有施是白齊

於蘭浦萬户金璿段謹守殘堡鎭民無怨是白齊
金甲島萬户金元綱段防配囚而皆無離次處極徵
而克勤瞭邊是白齊
南桃浦萬户崔鳳善段日淺是白齊
威鳳别將徐俊豊段守城頗勤禁松宜飭是白齊
南固别將崔永宇段棟宇俱焚方營改觀之策闕隘
有倫能勉乘障之責是白齊
笠巖别將朴東勲段募民漸析殘鎭難支是白齊
黑山島别將金商龍段癡詆敢生濫心邉將視若好
爵符同羅州京邸吏稱以鎭將貯費八千餘兩横徵

於其族至有瘦死之人是白乎尼請令該曹汰去令
道臣嚴勘是白齊
羅州監牧官李命錫段日淺是白齊
珎島監牧官趙鼎九段材局幹能治亦勤孜廨役告
竣不憚杖錘之勞賑政爰擧亦有捐廩之惠是白齊
已上兵使水使中軍虞候營將邊將監牧官
恩津縣監鄭基雨段賙恤之備盡已聞錦繡之褒干
囑之不行可驗輿論之稱是白齊
魯城縣監閔種烈段施措頗費商量剖决可稱明允
是白齊

忠清監司李明應段卿月雅望福星新譽號令不煩
皆稱仁厚之政顒望方切不負旬宣之責是白齊
公州判官尹秉成段宿績稔聞其做治曠務只緣於
調病是白齊
天安郡守金謙秀段居官盡職吏民皆曰俱便入境
問治道路亦多馳譽是白齊
成歡察訪金在健段攻駒既勤哦松亦閒是白齊
振威縣令李漢喆段已知湖治佇見畿績是白齊
水原留守金炳地段上卿宿望分司重寄掌拱護於
珠邱裸薦必謹擁儲胥於金城鎖鑰增重是白齊

水原判官李商應段日淺是白齊
迎華察訪李忠淵段馬政無闕郵卒咸頌是白齊
始興縣令李章赫段為政未久播譽可徵是白齊
已上沿路監司留守守令察訪
別單
一生民休戚係於守令何時不慎擇久任是白乎矣
至於灾邑尤有間焉公賦多滯流民未集若非盡
心職事者持久經理則難以責効右沿被灾邑守
令請令該曹另擇良吏限五年勿許遞易俾責成
効恐好　令廟堂稟處是白齊

一災結之不為蠲稅非徒為民之瘼其害亦歸於
國是白乎尼今經大歉人民死者數十萬田野之
陳數萬結若未蒙蠲災之澤民雖欲起陳而作業
繞耕數畝之荒田專責一坪之陳稅誰肯耕其土
而納其稅乎此實田野日陳之由是白乎故被災
邑中扶安一邑羅州靈光諸島災結合二千六百
五十八結八十六負二束臣果宣布 德意便宜
蠲災是白遣本道俵下災中一百九十八結四十
九負八束免稅錢宮結二千二百三十七結十負
二束移劃充數而不足災結二百二十三結二十

六負二束所納賦稅雜役及免稅結所納宮結錢
同結所出三手砲糧結作米結錢營邑應歛之數
以查徵錢措劃是白乎尼其數爲三萬八千六百
四十六兩四戔是白乎所 德化攸曁歲事稍熟
流民復集是白乎矣死亡太多陳荒無盡墾之望
若不行蠲災之擧白徵之寃已無可言而國土必
將益陳是白乎尼待今秋令道臣從實抄災各邑
仍陳仍未移災結并許蠲稅爲白乎矣 朝家之
難於俵災每以一入災摠永無還實之望漸致常
賦之虧是白乎尼待起墾排年還實之意申明知

委則亦可無漏結之歎 令廟堂稟處是白齊

一右道丁丑流亡還耗及羅州等五邑會付穀别備米全耗並行蠲蕩以查徵錢四萬八千三百五十八兩六戔七分拮据俾充京營納邑用之數是白乎旀羅州靈光務安扶安沃溝等邑酷被慘歉人民死亡比他尤甚是白乎所還穀之指徵無處者羅州為六千五百十一石十三斗六合靈光為六千四百三十七石二斗二合扶安為四千七百四十七石九斗務安為三千石沃溝為四千三百六石九斗七升八合是白乎尼受還之民今既死亡

則事當直請蕩減是白乎矣當此經費不足之時
有難遽議故敢陳便宜措劃之策是白如乎本道
監營所捧結排錢爲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兩二
戔三分丙二萬二千九百十一兩九戔六分營耗
不足條是白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兩二戔七
分加磨鍊以營用及營屬添賴之費丙郎是新刱
之無名橫歛是白乎尼上項羅州等五邑還合
二萬五千三石三斗八升六合郎令減捴於該邑
是白遣同耗作錢七千五百兩九戔八分自戊寅
秋作爲始以已卯春捧結排錢加磨鍊條中區劃

充數勿爲責徵於各該邑以宣下究之　澤恐好
令廟堂稟處分付該道臣是白齊
一羅州智島等諸島多是司僕寺折受之地而其田
畓爲一千三百五十八結六十六負是白乎所僕
稅太重比正稅殆近三倍民不堪其苦是白加尼
曾於辛未年稱有漏結查得智島田畓合一百七
十四結七十九負二束諸各島田畓合四百十一
結二十八負八束付於元帳結摠疊徵稅納島民
因以莫保諸島今將空虛是白乎尼智島及諸各
島疊稅田畓合五百八十六結八負并卽另許頉

充使彼絶島疲氓得以歌詠 聖澤恐合事宜
令廟堂稟處是白齊
一 災邑之難支實因民散役重之由 被災尤甚羅州
靈光務安扶安沃溝等邑軍木所納砲保外限十
年代錢施行以為一分省歛之道恐好 令廟堂
稟處是白齊
一 各邑公私斗斛不遵國制濫捧無厭為小民切骨
之瘼是白乎故謹依事目一依鍮斗斛較正是白
如乎近来京倉斗斛比前漸大此實漕弊之所由
起是白乎尼 請 令廟堂分付戶惠廳各衙門釐

正以此意申飭京外以一國制是白齊

一漕船之臭載相仍實是船制不便之由漕船之制以連抱之材不施鉅錫惟取樸陋一遇颶風駭浪雖慣水梢工無以施其功人命穀物之傷損在在相續是白遣近日嶺湖島陸封山舉皆童濯造船之材更難取用船制之變通勢所必至是白乎所昨年本道聖堂倉敗船新造時自京司已發變通之議關問於該倉矣船格輩憚於更張不能副京司之籌劃是白如乎 國中船制之稍便莫如唐船而其制下狹而有劈水之力上濶而有容物之

量甲板覆之以待風雨輕檣施之以避風濤板木
連釘用工精緻亦無滲漏之患是白遣漕船一隻
之材可造三隻雖非大木亦可入用當此船材漸
貴之時其利博矣且漕船則雖有十年之限或三
四年或五六年輒有破傷改造之弊是白乎矣此
船則可使二十年其利亦厚矣漕船則行船遲鈍
歲不過再運是白乎矣此船則行船便利歲可四
五運其便又若是是白乎尼請令　廟堂即行變
通嗣後新造漕船無論舟檣司及嶺湖漕倉并依
唐船改造是白遣令沙工於公穀載運之後任作

商業俾有盡心修裝之効為白乎旀沿海營邑鎭兵船閒泊空汀輒皆朽棄此可謂有虛名而無實用是白乎尼應下船費屬之漕船無事則以為漕轉之需有事則以為戰守之備恐合便宜一體施行是白齊

一結役之重莫如湖南一結出米每過三十餘斗是白乎所應納稅大同三手結作砲粮外曰雜役米曰京營邸役價米曰色落曰知數米其名不一而與正稅一體出米先劃實結饒戶而私自執數每邑或千餘石或八九百是白乎尼此皆經法之所

不載他道之所不行而防結執盤弊藉此而為崇
實結皆入私橐白徵徒歸正供丙子被災後結民
之重困公納之益滯專由於此是白如乎戶曹納
免稅米猶以每石作價五兩式施行而各邑所謂
雜役米敢以五十兩或四十兩排捧使民無所呼
籲而止屆是白乎尼見聞所及不勝痛歎故臣取
考各邑結簿另行查櫛公賦稅及守令衙祿官需
外不得以米徵結雜役米及京營邸役米色落知
數等名目並以每石五兩式依戶曹作價永永施
行之意成給節目以示 朝家薄賦之盛意是白

乎旀此實禁其厚歛而防實結私執之弊是白乎
尼一則為公也一則為民也請 令廟堂申明知
委俾有實效是白齊
一法聖倉漕米之加下為二千三百四十六石是白
乎所漕米布即漕船沙格糧料及一應船貰之需
倉屬輩不念漕需之漸虧漕布一疋代錢二兩應
下者例以米一石代下以是而漕米之加下若是
夥然沙格糧料亦無以取給故臣取查其簿另行
措劃不足錢二千一百八十兩八戔八分從他劃
給同加下米并拮据充數是白遣嗣後布一疋代

米一石應下之例永永勿施如有漕布加下之時
並以漕米從時直執作每疋只以詳定二兩式上
下之意關飭該倉是白乎尼亦　令廟堂更爲行
會以杜漕弊是白齊
一聖堂倉漕弊之難捄庶有　朝家之洞燭是白乎
所此若置之而不爲矯捄必至廢倉乃已故臣果
到底查探是白乎則本倉所負公私債爲三萬八
千九百兩兩次未捧米代錢爲二萬一千九百八
十四兩四戔七分五隻船新造所費又可爲一萬
五千兩是白乎尼七萬五千之財幾箇船格何以

辦當學勢不犯用公穀塗抹爲事實害之歸 國
可以逆睹而苟究其犯逋之由始緣京費之歲加
次因敗船之相續復有造船之物費是白乎尼乞
令廟堂另加稟裁來拯米代錢二萬一千九百八
十四兩四戔七分劃卽蕩減本道欄後廳邸債一
萬七千五百兩段亦令道臣蕩減欄後廳軍料錢
計數量減是白遣各人舊債節目排報錢一萬八
千四百兩格浦支放錢三千兩段置一體勿施永
絶漕瘼而俾無虧欠漕納之弊是白齊
一驛路卽傳 命之地而今皆凋弊將至絶站是白

乎尼此實由公行之濫把馬匹持草料路引者之
横徵情費與轎貫之致此後則雖公行定式外毋
得濫把雖有草料者非傳　命之事毋敢責騎責
供於驛路之意　令廟堂各别禁飭是白齊
一窮經篤行節孝表著人之採訪果是事目之所載
是白乎所近来經誦幾絶風教漸渝人才之盛不
及於古是白乎矣長城進士奇宇萬段濡染家庭
篤行孝悌躬畊以養其祖餘力劬學是白遣全州
幼學蘇輝晃段講授後進老而不倦同州幼學宋
溥柏段居鄉謹飭行誼純篤皆可稱一鄉之善士

是白乎旀孝子沃溝故士人田讓聖段事親盡孝
貧不廢禮終身廬墓微物感化是白遣同縣故孝
婦朴連得妻金姓段夫死而事其病舅甚孝背貧
而行乞甘旨無闕海潮爲之退有人所不能之事
合施棹楔之典是白遣孝子靈光童蒙金永順
段幼而事父母甚孝割股飼母乞飯以養是白遣
咸悅幼學徐光表段居喪盡禮廬墓從制哀戚
之容動人合施給復之 典是白乎所此皆貧寒
埋沒故敢此仰達幷 令各該曹稟處是白齊
傳曰全羅右道暗行御史留待傳曰入侍入侍

于誠正閣 右副承旨洪大重 假注書鄭寅興 記注官朴鍾瀅 別兼春秋尹相萬 命
御史進前允中進前訖 上曰無事往還乎允中
曰王靈攸曁無事往還矣上曰書啓別單果皆見
之而守令治績孰優孰劣乎允中曰茂長縣監臣
成大永特為優著民多賴活而至於不能舉職者
已皆臚列於書啓中矣上曰全州前判官權用圭
之不治何以至於封庫乎允中曰十萬兩稅價皆
歸吏逋而不能覺察雖無犯贓此皆昏庸之致其
不能舉職之狀已著矣置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害
故果已罷遣矣上曰羅州前牧使金善根覲於此

啓可見其善治矣曾聞其善治而能做如斯茂績
乎允中曰分賑甚勤而各邑皆勸貸於饒民惟獨
不行此尤可稱也上曰長城府使徐中輔亦善治
矣允中曰然矣上曰礪山府使宋恒鎭之蕭墻難
處果指何事而說去乎允中曰其家族黨多居該
邑有妨於做治如是書之矣上曰前府使閔義鎬
亦善治矣允中曰果有剛明之譽矣上曰珍島府
使李奎遠何如而碧港募材云何允中曰勤於做
治而碧港即碧波亭閱港處之謂日本人有積炭
之說矣預爲募材以待可謂綢繆之備故如是書

之矣上曰前前府使沈遠澤亦善治矣允中曰果
有實効民皆安堵木價之精排最於右道矣上曰
益山郡守金大鉉以徒善而何如耶允中曰雖無
大過徒善而事多遺察故舉實書之矣上曰書啓
中每每有直書事實處也允中曰今臣所奉命即
為賑政故凡係賑政到底廉探必據的實見聞而
直陳之矣上曰古阜郡守徐相祖之曠官可悶則
何以捧稅乎允中曰捧稅方張而欲請由而行故
臣果飭之而不遵因為作行有曠官之弊據實書
之矣上曰前郡守李秀殷之貪饕何若是甚乎允

中曰其犯贓之數至爲三萬二千餘兩之多不法莫甚矣上曰靈光前郡守李起鎬之不治至於如此之甚乎允中曰不能對揚賑濟之聖德賑資之虛捐爲三千七百餘金一不躬檢賑分之事矣上曰靈巖郡守閔敞鎬亦多治績而繼父志而毋忝何謂也允中曰年雖少而多有可稱其父曾爲該郡守亦有遺愛故臣嘗以毋忝爲戒如是書之矣上曰前郡守李奎大亦善治矣允中曰然矣上曰錦山郡守金世基亦有茂績矣允中曰新莅而多有可稱矣上曰前郡守吳敬善何如也允中曰徒

善而已上曰信乎徒善不足以濟事也允中曰誠
然矣上曰珍山郡守權在禹亦善治也允中曰一
境無怨矣上曰金堤郡守宋綺老之稅米精捧木
價停當果是可稱也允中曰木價即軍木價之謂
該吏之濫排者各別査減之數爲九百金也上曰
前郡守尹東成之高揭此九字云者何謂也允中
曰以敢以私干者勿入此門九字揭於官門故隨
見而書之矣上曰臨陂縣令李喬榮不治如是民
何以奠安乎允中曰賑資錢爲五千三百餘兩而
只以一千九百餘兩分賑其餘移用於他處故果

舉劾矣上曰朝家賑濟之政曾所矜恤而實惠竟
未下究其在守令之道豈容如是乎允中曰朝家
雖有恤下之澤守令不能對揚則民不得被其澤
矣民之休戚專在於守令矣上曰金溝前縣令李
喆在丹客悍奴等說何謂也允中曰雖非自作之
孽丹奴輩果有生弊之端故不敢隱而書之矣上
曰咸悅縣監徐有淳之新延窠預定云者何謂也
允中曰未逾之前先定新延窠之說亦是不審之
事故書之矣上曰高山縣監李輔仁之治績何如
乎允中曰初政多譽矣上曰前縣監趙奭永賑貧

亦有捐廩矣允中曰頗有劉明之績矣上曰沃溝
縣監尹永善何如允中曰若非斯人幾無此邑而
刷逋也捧稅也無不刷勵邑將蘇完此莫非則哲
之仁所及欽誦萬萬矣上曰前縣監閔種洙亦不
治矣允中曰捐廩補賑條一千七百八十餘兩全
無實效可謂誣罔矣上曰扶安縣監鄭晉黙治績
亦何如乎允中曰恬約為政民多邀集矣上曰泰
仁縣監閔觀鎬之方思矯捄之功云者果指何事
乎允中曰該邑有民庫債為弊於民邑矣以九千
金之財將欲捄弊故書之矣上曰井邑縣監金益

健亦善治矣允中曰然矣上曰興陽縣監申宲亦善治乎允中曰然矣上曰高敞縣監朴晃夏亦有治績矣允中曰然矣上曰前縣監柳敦秀多尚浮華云者何事乎允中曰事不誠實為浮華賑資捐廩稱以二千金而實捐不過八百金則此亦浮華之一端矣上曰權貸於饒戶亦是不美事也允中曰雖異於歸之私槖亦是不善事也上曰茂長治績饑已聞之而可為右道之最也允中曰同是被灾之邑而人民皆無離散公納亦不稽滯以不擾民為主矣上曰咸平縣監李用一亦善治矣允中曰頗

有初譽矣上曰前縣監趙璋熙何如也允中曰莫
重稅米斂以代錢收捧一萬七千餘兩私自結歛
社米九百餘石移充稅米莫非不經之事故果論
之矣上曰務安縣監趙駿九發餒鬼云者何謂也
允中曰餓莩之無人設祭者官辦祭需而并祭之
故書之矣上曰前縣監吳長善不善賑矣允中曰
七巡闕賑民不得蒙至澤矣上曰擇置守令責在
安民而今者守令之不治若是夥多島在其爲民
設官之意乎甚爲痛歎矣上曰海南縣監許璡少
年而善治矣允中曰然矣曾莅祥原郡守時亦有

茂績矣上曰前縣監金演奎由吏何為而至於五易乎允中曰此皆政令不謹之事也賑資錢二千九百兩亦為虛捐矣上曰叅禮察訪金禹鉉何以謂盤錯乎允中曰盤錯者盤根錯節也有利器而後可以試之矣上曰謂其才可用故謂之合試盤錯矣上曰兵使金恭郁可謂無弊矣允中曰兵使異於守牧之任不為干涉於民邑事最是得體矣上曰然則干涉於邑事還為生弊矣上曰前兵使李敏應之尋事之習莫悛見賓亦損體貌何謂也允中曰兵使不過是兵馬節制之職而多發校差

適行島陸奉命之臣與他自別故王人雖微居於諸侯之上古之禮也兵使比諸中國則是連帥之職而敢稱抗禮舉措駭然見左道御史時多失體貌故果舉論之矣上曰不善甚矣上曰前水使金箕赫治績何如耶允中曰無校差侵掠之弊矣上曰全州前營將尹滋翊之金溝院畓再賣云者何謂也允中曰魯城九成書院院畓之在於金溝者金溝民買得於本院儒生矣尹滋翊貪於剩錢再賣他處民多呼寃故書之矣上曰羅州營將呉正善亦有茂績矣允中曰果有實績矣上曰法聖僉

使李章漢之衆口咸頌云者可知其善治也允中曰實心分賑民多賴焉上曰臨淄僉使姜敏秀似是不稱也允中曰該鎭酷被慘歉民皆離散不成鎭樣故如是書之非謂其人之不治也上曰荏子島僉使金鍾寬非但不治亦是悖習也允中曰賑資幻弄最是悖習也上曰黑山島別將金商龍豈有如此無嚴之習乎允中曰稱以所費橫徵其族至於瘦死者誠可痛也上曰宜令該道勘處也上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云者豈非欲久任責成乎允中曰雖有良吏若不久任不得以展布其才故

請令擇置久任矣上曰災結俵災之策若如別單
所陳則可乎允中曰災民之保不保在於俵災之
與否德化攸曁歲事稍熟流民復集而死亡太多
陳荒不能盡墾今秋俵災之擧誠不可已也上曰
右道會付穀別備米會耗蠲蕩以查徵錢拮据云
者詳陳也允中曰右沿各邑流亡太多則安民之
策莫如輕徭薄賦故各邑流亡民所受還耗並許
蕩減羅州靈光務安扶安沃溝五邑兩還耗作一
切蕩減以查徵錢四萬八千餘兩充數俾無虧損
於京營邑所納之數以之宣布德意矣上曰如是

爲之果爲善處矣上曰羅州智島及諸島結弊矯
捄之方亦可詳陳乎允中曰智島等諸島多是司
僕寺折受之地而稅納太重矣曾於辛未年查得
五百餘結而非是摠外查得也即是結上加斂而
島民曰以莫保此亦不可不蠲免乃已故請即永
頉矣上曰宍邑軍木限十年代錢施行之事何謂
也允中曰寔安生民之策莫如輕徭故有此請而
砲保所係稍重故擧砲保外軍木耳上曰各邑斗
斛不同故釐正乎允中曰斗斛較正果是事目所
載故臣果謹依事目行之而有此請也上曰漕艎

之制稍大多有臭載之患允中曰非徒稍大其制
不便一遇風濤運用不利輒致臭載書啓所論唐
船即俗名所穪唐道伊也其制稍便果有所陳矣
上曰此果唐道伊之制而向者嶺南繡衣亦有所
陳矣上曰結役乜何以湖南乜甚乎允中曰湖南
土沃物阜故果有此弊臣所釐正即爲有便於正
供以防賓結私執之弊也上曰若如别單撟捄則
當有實效矣允中曰聖教至此果是南民再生之
秋也上曰法聖倉漕米之加下緣何而如是乎允
中曰木一疋代錢二兩應下處以米一石例下故

如是影多矣上曰聖堂倉漕弊之若是詳陳也允
中曰始緣京倉情費之歲加又因敗船造船之相
續若是難支矣上曰此弊不得不如別單所陳爲
之而別般矯捄之矣上曰奇宇萬何人也允中曰
此是前參判奇正鎭之孫而躬耕養其祖矣上曰
蘇輝晃何人也允中曰故文敬公洪直弼之門生
也上曰宋淳栢何人也允中曰故判書英耈之後
也上曰孝子田讓聖孝婦金姓皆生存乎允中曰
皆有至行而貧而無依且無其後而公議不泯故
擧之矣上曰金孝婦以常賤而能如是卓異何論

子孫之有無乎上曰靈光童蒙金永順及臨陂徐
光表皆生存乎允中曰生存矣上曰極為嘉尚矣
上曰今番命送御史欲知歙餘民生之困瘁也近
果還集而樂業乎允中曰聖教若是恳摯而民可
以永賴至澤矣而右沿一帶諸邑俱經酷歉十室
九空而餘民近果還集歌詠聖澤矣上曰農形何
如也允中曰果為大登矣上曰沿路邑别無臧否
之可論乎允中曰安敢餙辭仰對乎沿路則不能
詳廉而只採大體之善否矣上曰還穀糶糴之間
多換給之弊云果無此弊乎允中曰元還近無糴

糴之賚杜還則果無此獘矣上曰沿路農形亦何
如也允中曰亦為大登矣上曰古之御史有以虆
稈裹進者矣允中曰今無此等獘之可以仰達者
矣上曰湖南惜乾云農形何如沿路亦何如乎允
中曰聖化普洽雨暘適宜矣上曰何日入湖南境
何日過湖南境乎允中曰前年八月入境而去月
二十二日過境矣上曰何邑則暗行出道何邑則
明行路文而為幾邑乎允中曰出道為三邑明行
為九邑矣上曰露踪邑為有文簿查覈之事乎允
中曰然矣上曰任何處修正書啓乎允中曰在水

原地矣上曰邑底乎允中曰山寺而名曰萬儀寺
矣上曰取靜僻而然乎允中曰然矣上曰罔極之
報何處承聞乎允中曰在全州聞之而日月淹滯
今於良遑中始爲復命萬萬惶悚矣上曰事勢不
得不然矣上曰今日自山寺入來乎曰然矣上曰
江水不爲大漲乎曰不至大漲矣上曰碧波亭往
見乎曰見之矣上曰形勝何如而閘港處之又有
一處亦爲往見乎曰此不過暫時積炭而不便於
閘港矣又有金奠島之說而在於左道故臣不得
往見矣上曰自碧波亭爲幾里乎曰似過二三百

里矣上命御史先退

八月十二日玉堂前望副修撰蒙 恩在外

十三日本館啓辭新除授副修撰魚 時在鄉

恩地斯速乘馹上來事 下諭依 允

九月二日議政府(領相李最應)草記向因全羅右道繡

啓古阜前郡守李秀殷論列中泰仁古阜地所買

土並屬之 肇慶廟慶基殿以補官役之費云矣

莫重之地以此補役其在事體極涉僭越勿施該

御史施以罷職之典何如 傳曰允蒙罷職之典

十日玉堂前望副修撰蒙 恩政院啓曰副修撰

魚　方在罷職中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敘用
十一日本館祭任啓辭承牌病稟
十二日陳疏上疏大槩舊懲方訟新除遽降敢陳
披瀝之懇冀蒙鐫斥之恩事入啓疏曰伏以臣蟄
由自速罰止薄罷滿心悚恧跧伏省愆曾未浹旬
復授臣前職為弘文館副修撰繼有特敘之命臣
誠感激惶隕罔知措躬之所也臣本單寒性且戇
騃本不足備數於百執事之末而謬被聖簡廉訪
湖南隨處僨誤惟譴何是俟果於月初以古阜前
郡守李秀殷狃贓田土屬之　肇慶廟　慶基殿

官役事朝啓論以屑越至蒙譴罷之典臣之冥行不顧之罪已著矣雖有百喙何敢置辨今若貪罷冒進自同無故則臣身雖不足恤其如廉防何哉玆敢畧暴情實仰瀆崇嚴伏乞聖慈俯垂鑑諒亟遞臣職仍治臣罪以為不職者戒焉臣方自訟之不暇何可撓及他說而愚衷所蘊敢此仰陳謹稽
我　列聖朝雖在諒闇之中未嘗不頻御經筵誠以典學之要貴無間斷也伏願　殿下仰法　祖宗朝聽之暇時賜召接益懋緝熙之效焉　答曰省疏具悉既已經勘何必為引尾附事當留念矣

十三日本館啓辭副修撰魚 疏批已下卽爲
牌招察任事承牌謝恩
十五日 哲仁王后殯殿望奠兼行朝奠啓殯奠
及啓欑宮奠與祖奠後 大殿各 殿宮單子問
安遣奠後大殿各 殿宮單子問安進
十七日上下番許遞承牌入直伴直副校理洪鍾運
十八日 大殿詣文政殿入齋室後及望哭還入
齋室後口傳問安 下玄宮時望哭 大殿各
殿宮單子問安進隨 大駕詣崇禮門外入幕次
後及返虞祗迎還入幕次後還宮入齋殿後口傳

問安迋虞後初虞祭後 大殿各 殿宮單子問

安還內後口傳問安進直伴直副應教金允植

十九日 孝徽殿再虞祭大祝進 大殿各 殿

宮翌日問安進直

二十日出直副修撰李錫弘適直

二十三日入直適李錫弘直伴直金允植

二十四日 孝徽殿四虞祭大祝進直

二十五日 中宮殿誕辰各 殿宮問安進直

永陵丁字閣修改告由文製進木什于閣椽尾將

修茲值停祀只告厥由城隍發告文製進時值停

祀不祭而告遍顧羣神如期咸造

二十六日出直 李錫弘遞直

十月三日入直 遞修撰朴齊瞰直 伴直校理李輔榮

四日直

五日直

六日出直 朴齊瞰遞直

八日入直 遞朴齊瞰直 伴直洪鍾運

九日 大駕詣 壽陵 山陵親祭時隨 駕進

執禮將軍晝停所入幕次及入齋室還宮後問安

進直 伴直應教李正來

十日直 伴直副校理洪承穆

十一日出直 林齋臧遞直

十四日入直 遞林齋臧直 伴直李鶴教

十五日隨 駕詣毓祥宮入幕次及展拜還宮後

問安進直

十六日楊州地掃墳呈辭入啓給由直 伴直李輔榮

十七日掃墳筆出去

十一月六日 傳曰在外玉堂許遞副修撰蒙遞

十四日政副修撰蒙 恩魚 金容圭沈相說

續議 金永壽

十五日本館下諭啓辭副修撰蒙遞兵批付司果

二十八日臺諫前望單子入之持平蒙恩在外

二十九日傳曰臺諫並許遞持平蒙遞

十二月十五日政兵批付司直吏批校理蒙恩

魚 李㢱鎔李肇信在外

十六日本館下諭啓辭許遞校理蒙遞

二十四日政慶尚道京試官副擬南龐熙魚

金容圭兵批付司直

己卯上之即位十六年三十三歲正月十六日玉堂前望單子入
之副校理魚 修撰李肇信副修撰李範九落
点副校理蒙 恩
十七日本館察任 啓辭承 牌謝 恩
十九日校理趙東弼陳疏徑出夜承牌入直伴直副修
撰朴寅壽
二十日大臣政府堂上引見入侍領議政李最進應左議政金
炳國戶判金在顯禁將閔謙鎬訓將趙寧夏刑判鄭基會右捕將吳夏泳副護軍閔泳翊右承旨朴
容大副校理魚假注書金尚翼史官朴斗陽閔泳渙進 臣陳所懷曰伏睹
近年以來經筵講對一例停閣一日二日悠々泛

々未敢知 殿下自以爲聖學已趍高明國家已
盡治安無所事乎勤學求治而然乎天下之事不
勤則怠不治則亂人主一念勤怠之間國家之治
忽係焉豈可不蚤夜慥々乎見今歲籥載新春晷
漸舒伏願 殿下奮發大志克勤無怠頻御經筵
訪問治道以基我東無疆之休焉臣敢以此爲新
年祝聖之辭惟 殿下念哉々々 上曰所陳當留
念矣 直

二十一日直

二十二日直 伴直修撰 吳益泳

二十三日出直 校理黃耆 淵遞直

二十五日 傳曰 玉堂並許遞 今日政差出副校

理蒙遞 兵批付司直 當日政 校理副擬李軒卿 蒙点

魚 柳璜

二月七日政 掌樂正蒙 恩 魚 趙鍾弼 柳璜

二十日 謝 恩

三月五日 大王大妃殿回甲稱慶庭試對讀官

蒙 点 丁弘燮 洪鍾永 魚 承牌詣闕宿

六日 親臨春塘臺庭試文科試取時進

十三日差 徽慶園寒食祭獻官受香 詣 園所

東洲閣 致序

宿

十四日夜將事還

十九日　大王大妃殿同爲　璿源殿酌獻禮時

差第一室執尊進

二十三日　哲仁王后誕辰孝徽殿酌獻禮時進

閏三月十四日兩差　孝徽殿望祭執禮將事還

十八日呈狀請遞職發金剛之行

四月二十七日兵曹口傳政事司果

六月二十五日都政東壁通副應教副提學鄭元夏

蒙點　李萬教

七月十四日差宗廟望祭大祝將事還獻官李僖魯
二十日玉堂前望單子入之應教魚 落點應
教蒙恩
二十一日本館察任啓辭承牌病稟
二十五日大殿誕辰問安進謝恩
八月四日闕直事牌招病稟連日
七日傳曰在外與有實故玉堂許遞前望單子
入之應教蒙遞
十日政兵批付司直
十四日差孝徽殿秋夕祭執禮將事還獻官南寧尉尹

宜善錦陵尉朴泳孝上護軍朴齊寅
二十五日政奉常正副擬鄭元夏蒙点魚 李教
榮
二十八日玉堂前望單子入之應教李教夏副應
教魚 落點副應教蒙 恩夜承 牌謝 恩
因行謚座議故領敦寧金炳學壽謚
二十九日詣奉常寺合謚奉常正洪在瓚
九月十七日闕直事牌招病稟連日
二十四日傳曰入直翰正字外玉堂并許遞前
望單子入之副應教蒙遞

三十日差景慕宮朔祭大祝將事還獻官宗正卿李建承

兵曹口傳政事司果魚

十月一日政司僕正副擬李萬教蒙点魚金容

圭

五日訓局從事官末擬南爾熙蒙点李軒卿魚

七日玉堂前望應教蒙恩承牌病稟連日

九日承牌謝恩

十日差綏陵親祭時健元陵攝行祭大祝請

本陵宿

十三日將事還獻官知宗正卿李承輔

十五日水原地掃墳呈辭入啓給由關貟事承牌

病稟

二十一日掃墳事水原地出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因本館草記 傳曰并許遞前

望單子入之應教蒙遞

十二月四日政兵批付司貟

八日政校理副擬柳璜蒙点魚 朴齊晠

九日玉堂前望應教蒙恩承牌謝恩掃墳後

入來

十三日 世子痘候設議藥廳後朝問安進

二十七日差　孝徽殿　世子痘候平復告由祭
執禮將事還

庚辰上之即位十七年三十三歲正月一日正朝問 安進罷人

申哲均支屬緣坐特放趙来夏減等定配請寢事

率同僚聯劄

二日以前事聯劄

十二日完和君墡卒逝不待狀議謚事有 教夜

入本館行謚座仍詣太常合謚奉常正柳璜進參

十六日政執義副擬李喜元魚朴齊瑊李崇点

二十二日 王大妃殿誕辰問 安進

二十八日 傳曰正字外五堂並許遞前望單子

入之應教蒙遞

二十九日兵曹口傳政事付司果
三十日都政校理蒙恩魚尹祖榮洪在瓚
吏判朱
追除
二月一日本館察任啓辭承牌病禀
二日姑降入直啓辭承牌病禀
四日政平安道京試官蒙恩魚李建昌李
秉阜
五日校理謝恩
七日入直
八日王世子誕辰問安進出直

十一日政爵執義單付

十四日平安道京試官魚 出去 傳曰留待

傳曰入侍 入侍于重熙堂 承旨洪永爵假注書韓景爀兼春秋吳致恒別兼春秋洪承憲 全羅道京試官李喜元 平安道京試官魚

上曰俄有飭教皆已見之乎 臣曰果已承覽矣 上曰此科異於他試非特飭教又此面諭各〻下去各別試取勿以予深居而忽之 臣曰已奉飭教而 聖教今又諄複爲國家導迎祥和之地豈不精白對揚乎 上曰試邑定於何邑云耶 臣曰嘉山郡爲監試都會邑泰川縣爲文東堂都會邑矣 上曰何能先知試

邑乎臣曰觀察使例也試邑移牒禮曹故知之矣

上曰里數幾何臣曰京距嘉山爲七百七十里矣

上曰須善爲下去精白試取可也仍 命退夜抵

高陽郡宿

十五日過彌勒堂拜本生祖考墓所入坡州牧

宿 牧使徐光默候見

十六日渡臨津長湍府中火入開城府謁崧陽書

院 鄭文忠公夢周遺像 留宿

十七日雨金川餅廛秣馬金川郡中火 郡守李承胄候見

平山府宿

十八日過金郊驛葱秀中火瑞興府宿
十九日釰水中火鳳山郡宿郡守柳冀大候見
二十日踰洞仙嶺黃州牧宿兵馬虞候吳吳泳候見
二十一日中和府中火府使申叅熈候見渡大同江平壤
府宿館于練光亭夜見道伯閔泳緯
二十二日登浮碧樓
二十三日順安中火肅川府宿
二十四日安州牧宿牧使金奎弘候見
二十五日博川津頭秣馬渡大津入嘉山郡宿副試
官定州牧使李鏞永叅試
官殷山縣監申箕善來會郡守李載臟候見

二十六日設進士試 賦題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詩題鼓瑟希押瑟字

二十八日設生員試 義自彊不息疑問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子只告以四代禮樂而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者何歟爲邦之道只在此四者而已歟抑亦引而不發歟

二十九日出榜修啓本

三月二日朝雨博川郡宿

三日寧邊府宿 府使洪萬植候見留四日

七日入妙香山賞諸勝留上院庵

十一日聞漢城試罷榜更設之奇 禮曹關內云云京試一二所既爲罷榜則鄉試自在勿施故進士鄉漢城試初試四月十八日生員鄉漢城試初試同月二十日文

武科鄉漢城試初試同月二十七日
推擇啓下矣奉審施行事云云

四月一日渡月林江㶁川郡宿 郡守李升冀候見

二日狄南館宿

三日踰狄踰嶺城干館宿

四日雨城干館宿

五日八江界府宿留三日 府使鄭雲星候見

八日雨踰九峯嶺魚雷嶺漁倉宿

九日踰甘湯嶺遮北嶺渭原郡宿 郡守沈遠澤候見

十日雨雷過竟洞鎮昌州鎮宿 府使李晛普候見

十一日踰炭嶺渡章巾江碧潼雲場宿 郡守

十二日雨踰雨龍嶺國手嶺碧潼郡宿郡守李在靖候見

十三日踰三松峴麻田嶺碧團鎭中火踰小吉号峴過小吉号鎭踰大吉号嶺過大吉号鎭昌洲鎭秣馬過於汀灘鎭廟洞鎭昌城府宿府使申彬候見晤被竄人金校理五均留二日

十五日踰永平嶺朔州府宿府使吳聖模候見晤被竄人金參判昌熙

十六日踰鷄盤嶺松嶺龜城府宿亂民起鬧打破客舍府使任光鎬候見

十七日副試官泰川縣監朴齊性參試官魚川察訪朴鍾瀅來會

十八日設進士試賦題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詩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

涵煦百年之深

二十日設生員試義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疑問論語曰疑思問又曰多聞闕疑其意之不同何歟弗問弗措既異於闕疑之意不知為不知似異於思問之意者何歟禮記之疑事毋質尚書之蓄疑敗謀與思問闕疑之意亦可以互相發明歟

二十一日出榜取四十人修啓本

二十六日入泰川縣宿縣監朴齊性差副試官候見參試官雲山郡守李俊永來會

二十七日設文東堂初場之疑問論語子貢曰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與性道精微之蘊以夫子之聖而罕言之子貢之賢而亦不得聞子思之說天命之性孟子之每道性善何歟願聞其說

却千里馬論

二十八日說中塲賦題鳳鳴岐山為周受命之符

表題擬閩唐羣臣賀華封人進壽富多男子之祝

二十九日說終塲策問井田所以定畧而均民也

考諸載籍而原於何書徵諸聖人而昉於何代孟子經畧一章周是田政之指南而以今考之與王制周禮反多底蓋何故與明堂之制奚取於井田建都之法胡做於井田二帝之至治而疆畧不必槩見三王之同道而貢助各異其制皆可歷論歟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疆域何以平均四海之田饒确各殊經畧何以齊一田既井矣合為百畝則餘夫圭田取於何所賦既均矣皆出什一則于野于都當用何法趙過代田之法董子限田之說果得井田之遺意歟秦廢井田而反致富強滕行井田而不聞興王抑有其故之可言歟或謂此法之行說之者衆或謂封建然後井田可興二者將何取衷大抵井田之法其來久矣民產於是乎制焉軍賦於是乎出焉須士制祿無不得宜士農工商無不安業斯固聖人之

良法為國之先務也夫何叔季以来田制紊亂井
疆廢壞貧富不均而民多失所賦稅漸加而國愈
不給自漢以後非無願治之君不曾田制之講求
豈古制終不可復歟以我東言之雖曰偏小猶為
千乘之國箕子之迹尚有可徵加之列聖相承為
國法度皆倣周官而獨於田制未免因循或謂久
廢之法難行於一朝或謂我國之地有異於中土
二說亦不為無據矣如欲酌古而宜今均田而定
制則其道何由願聞其說

三十日出榜取六人修啓本

五月一日博川郡中火郡守林淳愿候渡清川江安州牧
宿牧使金奎弘候見

二日肅川府中火府使崔永候見致順安縣宿縣監李敏世候見

三日平壤府宿館于練光亭庶尹閔吉鎬候見監司閔泳緯出見殷山

縣監申箕
善來會
四日拜箕子遺像于外城觀井田遺址拜武烈祠
五日舟游大同江登浮碧樓
六日中和府中火黃州牧宿
七日鳳山郡中火劒水秣馬瑞興府宿 府使金靖鎭侯見
八日雨葱秀中火平山府宿 府使尹弘大侯見昞定配人趙㝝判永夏
九日金川中火餅㕓秣馬開城府宿
十日長湍府中火坡州牧秣馬高陽郡宿
十一日雨復命平安道京試官角入来
十九日 王大妃殿望五稱慶庭試文科對讀官

望末擬沈相學趙重弼

二十九日文科東堂初試一所四試官蒙 點

金容圭李泰容 上試官太護軍金有淵副試官左尹尹榮信三試官副識

軍鄭元和

六月一日設初場

二日設中場

四日設終場

七日出榜詣 闕

十日生進覆試二所試官副提李輔榮

李萬教 李輔榮蒙點

十四日差宗廟望祭大祝將軍還獻官李淳巢

十六日親臨春塘臺日次殿講參考官蒙点

魚趙重弼李萬教

七月五日差宗廟秋享親祭十五室大祝將軍

後以不牽牲有拿處之命因傳旨分揀

六日 哲仁王后祔太廟後陳賀時差宣教官進

二十九日都政司諫副擬李教夏点蒙魚 李建

昌

八月二十六日政應教蒙恩魚 李建昌申一

永

二十七日本館察任啓辭承牌病稟

九月二日應教謝恩

十二日入直有進講冊子次第修整之役遞

十三日出直副應教金文濟遞直

十四日入直遞金文濟直

十五日水原地掃墳呈辭入啓給由直宿

十六日掃墳事出去 傳曰在外玉堂並許遞令

日政差出應教蒙遞兵批付司直

十九日相禮副擬柳瓓魚 李軒卿柳瓓蒙點

二十日謁聖文科對讀官副提李喜元魚 李
軒卿
十月九日御書蒙 恩魚 柳璥李軒卿
十日本院察任 賂辭承 牌謝 恩
十四日入直 直遡 文學洪承憲直伴 兼說書尹相翊
十五日直
十六日 親臨春塘臺漢學文臣殿講時考官大
應講給畧直 伴直說書 李肯植
十七日雨書筵入對 右賓客趙寧夏洞善魚 說書李貞植侍直徐光稷
于重熙堂有賜賂衖之賜

十八日出直兼卿善李命宰適直

二十日卿善魚 初度呈辭還出給

二十一日初度呈辭入 啓給由

二十二日再度呈辭入 啓加給由

二十五日三度呈辭入 啓遞差

日兵批付司直

十一月十九日卿善前望蒙 恩本院察任啓辭

依允

二十日承牌謝 恩重熙堂冬至陳賀權停禮時

入參

二十一日入直 遞李命峯直 備員尹相翊

二十二日直

二十三日直

二十四日直 伴直說書金天洙

二十五日直

二十六日直 伴直司書金學洙

二十七日直 伴直金天洙

二十八日出直 文學洪承憲遞直

十二月六日 大妃大妃殿誕辰只 當宮問安

十六日入直 遞兼弼善李命峯直 伴直說書金天洙

十七日直

十八日直

十九日出直 李命宰 遆直

二十二日入直 遆李命宰直 伴直金天洙

二十三日直

二十四日直

二十五日直 伴直司書 金裕成

二十六日直

二十七日出直 兼文學李 軒卿遆直

二十九日都政執義副擬金容圭 首點 落點

李建

昌

三十日除夕 當官問安進 當官延祥詩製進青
臺曉奏耀前星賀罷銅闈瑞靄停凝陰漸解春暉
永正好 寓筵講孝經
曉漏稀聞罷進儺瞳曨瑞日布陽和天意分明貽
哲命衢兜爭唱四重歌
青邱休運至萬物生輝光宮女欣相賀 天衣香
更長

從政年表

辛巳上之即位十八年三十四歲正月一日 王大妃殿洪氏望

六稱慶陳賀 當宮重熙堂權停行禮時進直李述

命宰直伴直兼司書朴斗陽

二日直

三日出直兼輔德徐正淳進直

五日立春春帖子製進年年此日賜銀幡鶴禁

影纓優 聖恩傳道新春當勵學喜勝青蓋到橋

門 暫御先須遠佞諛遊嬉且莫寶金珠非日能

之宮案職擬將儲訓代桃符 牓盡開新歲 春

官屬立春三元屆行夏四德著爲仁　攸寔難天
縱賢良宜日親金門催進帖擧筆愧詞臣
八日玉堂前望枝理移　除本館察任啓辭承
牌病稟
十一日閣直啓辭承牌病稟有東萊暗行御史之
命祇受、內下封書
封書若曰日人之朝廷議論局勢形便風俗人物
交聘通商等事之大畧一番更探甚好爾須着念
混騎日人船隻渡往彼國大藏省所掌事務及外
他多少聞見勿拘年月久近一一探來後此別單

從容爲之

十二日校理蒙遣兵批付司直

二十四日發行

三月二十日抵東萊府 前參判趙準永朴定陽前承旨嚴世永姜文馨趙秉稷閔種默李𨯶永前參議沈相學洪英植前水使李元會前虞候金鏞元俱承 命來會同往日本也從余者士人俞吉濬柳定秀金亮漢律尙黃天彧金永根傳語官中野許多郎上野敬助武田邦太郎詳載航遊紀行

二十四日到豆毛浦 辨察官玄昰運

四月初八日到日本領事館見領事官近藤眞鋤

與承 命諸公同乘汽船東往

初十日暮到對馬嚴府中浦

十一日泊長崎港

十六日到神戶港

十七日到大坂

二十日到西京

二十四日還到神戶

二十六日乘瀛船向東京

二十八日泊橫濱乘瀛車至江戶留

七月二十一日往橫濱送同來諸公先歸

八月二十七日自橫濱乘瀛船而西

九月初一日在神戸逢信使趙秉鎬從事官李祖
淵
六日乘船向長崎
九日到長崎
十日向上海
十二日到上海訪王松森
十三日訪蘇松道劉瑞芬太守陳寶渠及鄭官應
二十四日乘船向天津
十月初二日到天津留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委員
黃　俁欵待
六日往見津海關道周馥

十日謁李中堂鴻章

二十日自天津招商局乘滊船而南

二十四日還到上海

十一月一日還向長崎

七日自長崎與信使一行同舟而西

十日還東萊

十二月十四日還京復 命東萊暗行御史魚

入來 傳曰留待 傳曰入侍 入侍于熙政堂 承旨朴鳳彬假注書李鼎御兼春秋趙光祐別兼春秋金炳吉 上曰既從往來諸

人詳聞而水路險遠善為往來乎 允中曰馮恃

王靈無事往還矣　上曰其國情形盖何如守允
中曰顧今局勢非屬強無以保國故上下之一意
經營者即此一事而已　上曰中原事與各國處
實詳探詳知守允中曰豈敢曰詳知槩有所聞耳
上曰中原人多有來留云中原事亦有詳探者乎
允中曰中國曾不諳外情所以多生枝節近來深
致力於軍事剋平羣寇而此則賴曾國藩左宗棠
李鴻章諸人也所藉而得力者雖有八旗軍綠營
兵猶賴淮軍相軍也　上曰大國事有勝於前日
乎允中曰與俄有釁近已賠償遂得消釁漸欲修

舉實政矣　上曰日本外若富強而內實不然云乎允中曰一國皆勉力於富強而於維新初浪費財力國債至爲三億五千萬劃歲入之半歸之償債所以其國人憂之　上曰爾之所掌果有詳錄者乎允中曰豈敢曰詳細無漏只舉綱領未及細目耳　上曰年前湖南御史之行多有茂績已綜核明敏而今有特命也允中曰臣鹵莽蔑劣不能稱　命矣　上曰近來中原果務何事乎允中曰始以軍務專心用力近復開拓商局用輪船且勸商業矣外人之來即是通商則我亦可以商務應

之故耳 上曰自日本距中原爲幾里乎允中曰
自長崎距上海爲二千三百里矣 上曰日本之
於我國姑無他意乎允中曰彼曾以敵國視我自
與西人通商以來視我爲隣國而其無他意與否
在我不在彼我能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
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難保無他事矣隣國之强
非我國之福也 上曰近日各國相爭專在富强
宛與戰國時事同也允中曰誠然春秋戰國卽小戰
國也今日卽大戰國也皆只以智力爭雄矣 上
曰其國亦務農事乎允中曰深致力於農商矣

上曰程途爲幾許往還爲幾個月守允中曰程里曾未筭計往還爲三百餘日矣 上曰東萊絶影島設施卽爲防守海門其形便果何如守允中曰近來漸欲保聚矣 上曰東萊果無急切之弊而民間痼瘼亦何如守允中曰統以嶺南論之無邑不弊獨於萊府別無巨瘼可以仰陳者耳 上曰結弊近來尤甚云果然守允中曰曾有改量田後不無爲弊矣 上曰今年可謂小康而嶺南獨値歉荒沿路所見果何如守允中曰蔚山慶州梁山等邑偏被水旱民生難保見之甚悶 聖念及於

此南民聞必感泣矣 上曰何處留宿而入来守
元中曰自近郊入来矣 呈書啓臣於本年正月
祗奉 聖旨越四月與行護軍臣朴定陽等自東
莱賃載東洋輪船向往日本到長崎港覽造船所
工作局學校及高島煤礦是白遣仍到神戶港從
火車到大坂觀鎮臺兵演操歷覽砲兵工廠造幣
局製紙所博覽會病院監獄是白遣入西京觀女
紅塲盲啞院是白遣更至大津觀琵琶湖還至神
戶乘輪船抵横濱直達江戶於人見三條實美巖
倉具視寺島宗則副島種臣山田顯義井上馨大

山巖川村純義松方正義等於官省工場見外務
內務大藏陸軍海軍工部農商務省開拓使元老
院大學校士官學校戸山學校師範學校工部大學
校海軍兵學校機關學校語學校農學校電信郵
便印刷尾斯局教育博物舘博覽會製紙所集治
監砲兵工廠育種場橫須賀造船所是白遣日主
之北巡也追至宇都宮觀兵至日光山奉審 孝
廟御筆是白乎旀諸臣皆從先歸航是白乎矣臣
則才鈍識淺無所見聞是白乎故仍留數月是白
如可還從長崎西渡至中國上海見蘇松太兵備

道劉瑞芬往江南機器製造總局觀造礮槍軍火
更付中國招商局輪船到天津見直隷總督李鴻
章海關道周馥更從航路由上海抵長崎還泊釜
山港登陸是白乎旀大藏省事務及財政見聞另成
冊子以備 有改 乙覽是白齊
二十六日左通禮蒙 恩魚、 趙漢益嚴柱漢
二十九日左通禮呈遞